

2403

遵义文化史资料

关于遵义文化(1)



遵义文史资料科

第十六辑

(关于遵义文化〔1〕)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

目 录

回顾我市四十年来的文化发展	秦 勇 文 笛	(1)
建国前的遵义城图书馆事业	翁仲康	(8)
解放前遵义的图书流通概况	李锡极	(19)
遵义的开明书店	刘荣华口述 杨 朔整理	(23)
李彬如与遵义新华书店的建立	张家国整理	(25)
遵义档案馆成立的经过	王黔生整理	(28)
浙江大学在遵义的文化艺术活动侧记	辛必达	(32)
记《遵义周报》和《黔声日报》的创刊	周家乾	(50)
《思想与时代》的编辑出版	翁仲康整理	(57)
浙大在遵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		
学术性期刊	王树仁	(63)
遵义社会服务处的文化服务	石人康	(65)
梅松同志谈遵义市的戏曲改革	王永康整理	(70)
遵义川剧的发展	高 文	(73)
遵义的阳戏	王德埙	(81)
京剧艺术在遵义的衍播	晋润昌	(92)
我在现代京剧中扮演角色的回顾	吴润祥	(102)
回顾遵义地专职工业余京剧团	卫家理	(106)
我在遵义参加文化艺术活动的回忆	吴锡纯	(108)

- 遵义业余剧社成立情况 蔡鹤 (114)
我参加遵义话剧活动的片断回忆 喻 榛 (119)
回忆我在遵义的话剧活动 许 曙 (122)
《雷雨》在遵义演出的背景 潘震湘 (126)
轰动山城的大型歌剧——《秋子》 宁崇德
王振福 (128)
遵义有个孩子剧团 吴锡纯 (131)
四十年代遵义的文艺活动 林天锡口述 (132)
王永康整理
解放初期的遵义中苏友协文娛宣传队 梁淑仙 (136)
海外游子对遵义电影业的回忆 颜文襄 (139)
遵义电影琐忆 王永康 (146)
巡回电影队到遵义乡村放映 侯讽轩提供 (152)
遵义目前发现最早的照相记载 翁仲康提供 (152)
从古旧合作书店到业余黔剧队 田井文
郑锡陵 (153)
我所知道的海龙薅秧歌 陈 腾 (157)
周盛乾与遵义评书 秦 勇 (169)
我在遵义市民间曲艺团的片断回忆 张书樵 (172)
《牵牛郎要接亲》 颓末 陈 腾 (178)
遵义通草堆画 张公若整理 (184)
遵义石雕 张公若整理 (188)
遵义的几次画展与活动 杨起会提供 (190)
《白崖诗存》与其作者 田井卉 (195)
编印《巢经巢全集》中赵恺的工作 赵世镛整理 (204)
内江画师陈石渠在遵义 刘钟阜 (210)

- 遵义名人联语（续辑）……………杨祖恺辑录（218）
明清遵义诗人题咏遵义名胜……………田兴咏辑录（221）

回顾我市四十年来的文化发展

秦勇 文笛

遵义是全国首批颁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除了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曾召开过“遵义会议”著称之外，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西汉时期“舍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清咸同以至光绪年间，的郑、莫、黎三贤在经、史、文字学上的显著成就，崛起为西南硕儒，都说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时有璀璨明珠闪现。

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遵义又涌现出了象蹇先艾这样闻名文坛的乡土作家。抗战时期，浙大内迁遵义，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费巩、丰子恺、熊佛西、端木蕻良、张其昀、沈思岩、吴宓、郦承铨、倪贻德、张君川、张光宇、邱玺等一批文化名人在遵驻足，熏陶、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活跃了遵义的文化。使遵义的文学、教育、艺术、绘画、电影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有志有识之士报国无门，中华民族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谈何文化、艺术的发展？新中国诞生以前的遵义，只留下一个破烂不堪、时映时停的民办电影院和一个川剧班子。唯一的官办民众教育馆也在一九四八年被撤

销。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后，遵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城市，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中，遵义的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义的文化事业更是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一、基本情况

四十年来，由国家投资先后开办的文化事业单位有：遵义市群众艺术馆（原文化馆）、遵义市图书馆、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酒文化博物馆、遵义市文物管理所、遵义市川剧团（院）、遵义市京剧团（院）、遵义市杂技团（场）、遵义湘山剧院（文工团）、遵义市演出公司、遵义市电影公司、遵义电影院、群力电影院、遵义市总工会俱乐部、北京路文化中心和城乡文化站十八个，国家每年投资在二百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办的文化、电影有：银屏电影院、高桥电影院、搬运公司电影院、董公寺电影院、新庄电影院，农村电影队十个，厂矿电影队二十四个；开放的俱乐部和游艺场有：遵义运输公司俱乐部、贵州省治建公司俱乐部、遵义碱厂俱乐部、遵义南宫山俱乐部、礼仪乡文化中心、遵义路地下游艺宫；属营业性歌舞厅有：回龙洞天舞厅、地下游艺宫舞厅、遵义轻纺舞厅、遵义铁路舞厅、银光舞厅、百威歌舞厅、湘山舞厅、西部舞厅、南宫山俱乐部舞厅、天仪厂舞厅、铁合金公司体育馆歌舞厅、银杉歌厅、青云歌厅、鑫星歌厅；图书馆（室）方面有：学技的十七个，馆舍面积七千平方米，藏书七十五万余册；机关厂矿的五十四个，馆舍面

积四千二百平方米，藏书十八万余册；街道农村的十个，馆舍面积三百平方米，藏书一万余册；有私人书店摊五十三个，台（桌）球一百张，电子游艺机四十台，业余剧团、社四个，各种协会组织十个；民间艺人二十五名。每天接待群众在三万人以上。遵义已经基本形成了群众文化、电影放映、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较为完整的文化艺术格局。

二、群众文化与文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遵义，给遵义人民带来了老区的革命文化，一个以歌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为内容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很快形成热潮。凡是群众集会，都要相互拉歌，还不唱重歌。每逢节假日，学校里的腰鼓队，干部中的秧歌队，民间的文艺班、社特别活跃，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当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普遍运用展览、幻灯、板报、墙报、座谈、讲演、问题解答、文艺演唱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胜利消息，解释时事问题，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配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宣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城市还办起了夜校，农村办起了识字班，使大批青少年摆脱了文盲，开始掌握文化知识。同时重点普及了与群众生产相关的科学常识。民间体育活动，特别是篮球比赛在城市十分活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思想也反映到群众文化中，当时盲目提出的“政治来挂帅，人人学科学，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会跳舞、人人能演

戏、人人写文章、人人能作诗”等八个“人人”，造成虚假的文化繁荣假象，加上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几乎绝迹，城市也十分冷清。从粉碎“四人帮”至今，群众文化经过恢复发展，深入改革，已基本形成体系。一个以国家文化事业机构为指导的，以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为枢纽的，以厂办、乡办、部门办文化实体为骨干的，以群众文化组织及家庭文化为基础的，以各类文化专业户为补充的群众文化网络初步形成。从一九八四年以来，每年一次的“艺术节”等大型活动，充分说明遵义的群众文化活动已经突破了文化固有的狭义范围。随着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日趋繁荣，一个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个人经营的项目同时并存，并且正在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门类方面发展。

革命文化是遵义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遵义会议会址”于一九六一年文化部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市于一九八二年经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期间，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亲自向人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的经典著作。

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三十五年来，在省、地、市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对于馆舍的修缮，资料的征集，革命文化史迹的核实，人员素质的培养，文物的陈列等作了大量工作，先后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兵种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专家学者数百人次，接待外宾

和港台同胞近千人次，国内各族人民及各界人士一千多万人次。向人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文化传统的教育。

遵义市图书馆一九八五年新修馆舍，面积三千七百平方米，现有藏书三十七万册，计馆有阅览室七个，科技、社科借阅处两个。开馆以来，发放借阅证五千六百八十个，阅览证一千七百五十个，集体借书证五个，接待读者每年近百万人次。近年来，在市郊建分馆七个。现有一辆流动图书车，为丰富遵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文物工作方面，国家保护单位一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二个。

纵观遵义市群众文化、文物工作四十年的发展，从今年开始，逐步形成以“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中心的革命文物体系；以“郑、莫、黎”陈列馆、纪念馆为基础的历史文物系列；以“贵州酒文化博物馆”为龙头的经济类博物系统。

三、电影放映

遵义市现有专业电影院、集资办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队、城市开放俱乐部等放映单位三十九个。近几年来，显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四项指标（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发行收入、放映收入）均同步上升，放映收入突破百万元大关，在全省市县级单位列最高效益。电影公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文明单位；电影公司、遵义电影院、红花岗影剧院，分别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单位。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遵义已经从只有一家电影院发展成

现有的布局，为丰富遵义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四、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遵义市杂技团通过调整，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排练演出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剧团管理相结合，深化剧团改革与演职工的利益相结合，充分调动了演职员工的积极性，刻苦钻研业务的风气愈来愈浓，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愈来愈高，他们培养的新苗已经初露头角，组建的电声摇滚乐队（团）去年七月赴云南老山前线慰问演出，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的好评。杂技团近几年来先后到上海、武汉、四川、湖南、云南等地和沿长征路线巡回演出，深入工厂、农村、部队，队伍得到了锻炼，艺术得到了提高，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八五年他们实行联演计酬制，每年完成场次仅百余场，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一百九十五场，一九八七年完成三百零四场，一九八八年又完成了六百五十五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他们利用演出收入，更新了二十多万元的演出灯光音响设备，还投资部份资金解决了一些演职员工的宿舍，多次受到文化部、省、地、市的表扬与奖励。目前，他们正积极准备出国进行交流演出，为遵义名城争光。川剧团在全国戏剧滑坡，演出不景气的情况下，在艰难中起步，他们坚持“两为”方向，排练了现代戏“错爱”，仅一九八九年年下半年深入市郊为农民演出一百零八场，并创作了历史中型戏“鸡蛋案”，大型戏“三官拜师”，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作了贡献。

我市的戏剧专业艺术，在经历了坎坷不平，起伏跌宕极

不平凡的历程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戏剧危机。一九五八年，我市盲目同时有了两个京剧团，一个川剧团，一个越剧团，一个杂技团，一个黔剧团，一个花灯团，一个民间曲艺团。时隔不久，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才省悟到遵义市的经济承受不了这种超载的“发展”，随即对剧团进行了调整，砍的砍，调的调，交地区的交地区，遵义市连一个剧团也没有了。以后地区又将川、杂、京三个团下放市管，但又逢十年动乱，造成专业艺术功能相当脆弱。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对戏剧专业艺术采取保护政策，扶持川剧、杂技两个剧种，在经济上实行联演计酬制，帮助其恢复活力，走出低谷。

这些年，遵义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在戏剧艺术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展是突出的，但就剧团内部机制的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除了客观的原因外，剧团本身在建设、发掘、创新剧目等方面，都尚需进行新的改革探索，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好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两为”方面努力进取。

文化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份，要发展、繁荣，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应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抵制精神垃圾，净化社会环境，用文明、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陶冶情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安定团结，以推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建国前的遵义城图书馆事业

翁仲廉

一、遵义最早的图书馆

遵义城是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图书馆出现较早。最早属于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要算“私立通俗图书馆”。

通俗图书馆创办时间，据抗日胜利后的《遵义国民教育》杂志（1945年10月出版）上《遵义三教育团体的三个建议案》说：“远在十五年以前，遵义热心地方文化的人士便集款办了一个私立通俗图书馆，规模相当宏大，后因人事更易，书馆关门”。由此推算，则在一九三〇年。但这说法不准。证据有：一、遵义图书馆现存署名“淑珍”的作文本上有一篇名为《参观图书馆记》，作于一九二五年。其中有一段说：“去岁地方人士，不忍坐视不文明之社会，乃提倡设图书馆一所于蹇宅内，往观者实繁有徒。予亦约友偕往。观其室内，虽属草创，搜罗有限，然于修学者亦足有助，倘能逐渐扩张，俾臻完善，则此后吾遵义人民知识何患不能发达，社会又岂不日趋于文明欤！以此笔之”。据此，通俗图书馆应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二、有位老人回忆，创办这个图书馆时，滇军还在遵义。据记载滇军入黔共两次，第二次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因此它的出现最迟也在一九二五年，而不可能在一九三〇年。

私立通俗图书馆的地址在老城柿花园，即今子尹路上杨柳街的北口，就是《参观图书馆记》所说的“蹇宅”。此馆向社会开放，故属于公共图书馆性质。当时的名家大族蹇家，为创办此馆，提供馆址，并捐献一块田，以此田的租谷供图书馆的开支。另外，有“热心地方文化人士集款”。所以被称为“私立”。在借阅室悬有一块匾，写的四个字为“务本草堂”。管理员只有一人，名叫徐立人。此馆藏书的数量，一说，关闭后，几经搬移，损失极多，“尚存六个书架旧书”，“规模相当宏大”。一说，约有近万册，“虽属草创，搜罗有限”。原因是诸说对图书馆藏书基数的看法不同，基数低的则认为“规模相当宏大”，基数高的则认为“搜罗有限”，由于缺乏记载，藏书的数量，已很难说准确了。

二、郑莫祠附设的图书馆

郑莫祠附设的图书馆，创设于一九三〇年。史料有《创修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赵乃廉先生撰。全文有刻石，原存郑莫祠，今留半截，遵义市图书馆有损坏前拓片。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贵州文献季刊》（创刊号）曾将此文刊出。此时乃廉先生在世，刊出之文与碑文，略有不同，想必是作者作了修改。

创设郑莫祠附设图书馆记：

天下莫不边省视黔，而遵义得籍版图（按：《文献季刊》“得籍版图”作“之授流官”。——以下据《文献季刊》注出不同之字，不再加按）自明末，论者遂以文化疏邈。衡量山川，去中州远甚。然溯汉县治暨，为今遵义地，

其时康成、叔重讲学于鲁、卫，而譬有经师注《尔雅》之文学舍人，且尹道真北学南归，亦教授于今正安，山川之层盘崔巍，其精灵何所斲哉！厥后敛奇韬灵，沦没图籍，逮有清中叶，右文诞敷，郑先生乃崛起为西南大儒，而莫先生亦啸傲其间，间享大名于一时，（“一时”作“天下”）天下遂交推郑莫，而遵义之智莫光明，并一跃而驾乎中州矣！

敬惟郑先生，遵义也，其穷厄等常人，而兀岸清刚之气凌乎九霄，几诧非人间所有。考其行孝，其人品，皭然。其为学，则以字读经，以经读字，萃笺汉宋，要以圣贤旨趣为归。为文呼吸拟秦汉人声扈，诗集蜚驰海内，皆谓胎藉有清一代。所藏书多至五万余卷，海内孤本亦十六七种，居东里乐安江上以终。而独山莫先生，侍教授贞定君来遵义，其父子施教于遵义三十年，其殁也，皆葬遵义之青田山，不得仅以流寓目也。品概孝行与郑先生同，而为学之旨又同，所遇之境亦同，惟莫先生既好游，晚乃宾师于公卿间，此为独异。然而（“然而”作“而”）两先生既负异于余，屏绝声形，而名大震于天下人之耳，不求显达之遇，而朝廷特（《季刊》无“特”字）赫然下诏，予以征聘。及其卒也，国史采以列儒林文莫，较生前之荣，益烜赫而不可遏如是。吾意当震辟历、驾格泽时，即有如婺源之庙朱子，修文之祠阳明，将文行道德学问渊源之有所归，庶不致使山川之寂寞无称也。夫地土之于人决有所关，吾黔之山，崔巍崛奇，其高也，塞明裂坤，若划破青冥而不息。且其盘纡郁曲，穷窾豁，中孕玲珑巧幻以肖灵物家具，几非人工所能，而或万古不与风日相击，而苍翠自盖者，故其锺毓于人一秉雄伟骏极之气，睥睨中州而兀然不挠，而人且轻之曰：“山中人是何所负

哉”。今两先生弃吾遵已六十余年矣，其风流遗韵，固绵邈不绝。前黎莼斋先生仓卒请入祀两庑（“请入祀两庑”作“请祀”，反以时近见黜（“时近”后增“不合例”）。及安顺姚大荣拟稿上请，因国变而寝其事。向吾地亦尝有乡社之议，屡次费绌而置，而敬仰之思喟喟全邑。今年桐梓黄君道彬以司令北防来遵，集乡人议县事之当兴者，皆以关风化、系人心、导后进，莫急于妥先贤之祀者。于是即筹二千元。县长金君章（“章”作“善之”）筹（“筹”作“亦筹”）五百元为创始之费。择地今中学校荷花池。继北防司令蒋君在珍（“在珍”作“丕绪”）亦筹一千元。并于劝款鸠工趣督益严（“蒋君丕绪”后接“斤斤以趣督，择地中学校荷花池上”，无“亦筹一千元”。增“斤斤”。“择地中学校荷花池”移下，无“为创始之费”）。业于（《季刊》无此两字）本年三月开始经营，不数月落成，前为新堂，砖瓦岿然，中置两先生木主，后因重楼为藏书之庋。楼临池，中有亭，左右去欹倾之楼为夹室，以居主祠祀者，收弆书籍以供阅览，皆酌订（“订”作“定”）规则，既备乃周，宏模俨肃。乡人士数十年之竭诚，并国家天下人士之倾向者，今一旦得瞻拜（“拜”作“仰”）而摅其意，因之大媲美前贤之思，将赓续起而壮（《季刊》无“壮”字）山川之蓄者，岂非两先生所望于今日之后哉。而或者曰：“两先生坟墓，近在东里，死者之所凭依，未必肯临新式之堂”（“堂”作“室”）。曰：“是不然。坟墓，魂魄之私所托，而县城为精神所注之地，况为公之大者，先生岂无意哉”。惟念汉时，郑康成之里为黄巾所不犯，史特书之。今近先生墓之居者，其意加乎否乎（“否乎”作“何等

也”）？昔郑（《季刊》无“郑”字）先生表何忠诚墓，后胡文忠守黎平，为修葺之，且为置享堂并守冢者。今人情（“今人情”作“古今人情”）不大相违者（“相违者”作“远哉”）吾固知望山诸墓，将缘之而加重矣！

郑先生名珍，字子尹，莫先生名友芝，字子偲，皆举人。董祠事蒋君京（《季刊》无“京”字），詹君灿湘（《季刊》无“灿湘”）属为记，其他捐助及工程另有牌。庚午秋月。

乡后学赵恺撰并书
中华民国十有九年八月刊石
(《季刊》无最后两行)

一九三〇年春，遵义城为桐梓军阀恢复其统治贵州的重要基地（周西成战死，毛光翔主政）。北防司令（实为二十五军四师师长）黄道彬召集遵义士绅征求“县事之当兴者”，与会者提出“关风化、系人心、导后进”要办两件事，修郑莫祠和恢复续修遵义府志。当时集款三千五百元（从赵乃康修改文字来看，可能蒋丕绪认捐的一千元，没有兑现，只集款二千五百元）于当年八月建成郑莫祠。郑莫祠中间置木主，空空洞洞，缺乏内容。于是“因重楼为藏书之庋”、“主祠祀者”为图书管理人。“收弃书籍以供阅览，皆酌订规则，”遂由修祠而附设图书馆。笔者曾采访当地人，据他们回忆，郑莫祠附设图书馆，是利用郑莫祠的房屋募集一批郑莫黎等的著述供瞻仰郑莫祠的人在内阅览。读者主要是老三中的师生。遵义在贵州军阀统治之下，经济凋蔽，文化衰落，统治者并不真正关心地方文化建设，只是在当时和社会环境下，个别统治者表示要为桑梓造福，以达到沽